

新華書局

帶陽

組關

入大

杜道

(快板)
(金錢板)

王老

3

81
CE

帶組入社

王老九

第一回 聯組轉社
生祥退坡

四九年炸雷一聲響，
肅煞的玫瑰還了陽，
窮人翻身把權掌，
推倒了兩座大山岡。
總路線燈塔光萬丈，
照亮了陝西千家莊；
石川河，流水響，
新農村，好風光。
四年來互助生產忙，
幸福日月賽蜂糖。
基礎好，經驗廣，
模範村的名字傳四方。
聯組組長李志芳，
共產黨員能力強，

進一步想辦農業社，召集全村來商量。
他說：「土地入股辦法好，
統一經營多打糧，
人盡其能智謀廣，
互助組就是難比上。」
多數人喜的眉梢揚，
王生祥擰頭不承當。
提起組員王生祥，
本是組裏一員將，
年年五十老來壯，
精幹俐落性如鋼。
兩個胳膊像一樣，
黑紅大臉高鼻梁。
眼睛睜開賽鈴鐺，
莊稼活路都在行。

生產不落人後方。
有個兒子力也壯，
青年團員王丙長，
初中畢業有文化，
幫他同把莊稼忙。
他的老伴也不瓢，
吃苦耐勞個性強，
白天下地把活做，
夜晚燈下縫衣裳；
三十畝好地案板檯，
年年莊稼綠汪汪；
養個驃子高又胖，
油漆大車明晃晃。
自從參加互助組，
手搬梯子上天堂。
聽說辦社不承當，
腦子轉圈暗思量：
我的心裏天窗亮，
豈能喝人迷魂湯。
志芳笑着把話講：

「親家莫要錯主張，
蘇聯農民是榜樣，
你手搭胸前想一想，
自古道：『死水怕杓舀』，
停步不前不應當，
辦了社，雖然土地連成片，
你還是按勞取酬多分糧，
保你入社有福享，
莫要錯過好時光。」
好話說了多半晌，

生神的主意硬又僵。
他心裏憋氣臉發黃。
煙鍋磕的噠噠噠：
「我種莊稼可在行，
不用別人犯愁腸。
農具齊全牲口壯，
地好人強就多打糧。
互助組搞到我心上，
你不該另外打主張。」

生神的主意硬又僵。
他心裏憋氣臉發黃。
煙鍋磕的噠噠噠：
「我種莊稼可在行，
不用別人犯愁腸。
農具齊全牲口壯，
地好人強就多打糧。
互助組搞到我心上，
你不該另外打主張。」

我也不出言把你傷，

咱又不是『二架梁』

豈能懵懂上船艤；

咱不想吃大鍋飯，

誰也不要喝我的湯，

若要我入農業社，

那要西山出太陽。』

會場上氣壞王丙長，

埋怨他爹不應當，

回得家來吵一仗，

面對他爸開了腔：

『你不入社哈思想，

還怕星星變太陽？

農業社道路寬又廣，

你總要低頭鑽褲襠；

我可和你不一樣，

不對了咱倆分家當，

你要往那溝裏藏，

我要邁步上山岡。』

指天畫地論短長：

『四月的小雀嘴才黃，

你不能一脚踢家當。』

老婆炕上把線紡，

聽的聽的心發慌，

放下捻子下了炕，

指着丙長額顱上：

『你爸作事比你強，

勝似你這小兒郎，

年輕說話太莽撞，

不懂道理胡張狂。』

火上潑油焰更旺，

老漢的唾沫亂飛揚，

『兒孫幸福兒孫享，

不與兒孫把牛馬當，

你要上當你上當，

我的擔子我擔上，

我還要組織互助組，

看誰把我怎麼樣，

老婆一旁又幫腔：』

「娃你真要胡思量，
我和你爸日夜忙，
苦來這份窮家當，

安分守己照原樣，
咱不想沾誰的光。」

小腿把大腿扭不過，
氣得丙長瞪眼窩，

轉身去找李志芳，
出門低頭走得慌。

這邊鬧的火帶炮，
轉來鄰家二怪物，

二怪人稱「瞎膏藥」，
「單幹旗」打了四年多。

進門帶笑心捉摸，
瞅瞅這個看那個：

「大哥莫非要入社，
慢慢商量吵什麼？」

農業社的好處多，
道路光明沒差錯。」

生祥一聽心發火，
他渡他的東洋海，

眼皮蹦的哆哆哆：
「不怪人叫你『瞎膏藥』，
擠眉弄眼說什麼？
要我入社沒話說，
除非六月把雪落。」

二怪暗喜臉一摸：
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風裏帶沙放惡火，
改頭換面來挑撥：

「那些窮鬼力單薄，
心想來把咱剝削，
合作社不如互助好，
咱何必端着金碗討吃喝。」

生祥聽了心中樂，
大睜兩眼把話說：

「烏鵲哪能生白鶴，
想借龍王把水喝，

百人百姓黃蜂窩，
驢咬馬踢舌頭多；

他渡他的東洋海，

咱過咱的小川河。」

二人心思一個樣，

你說啥話他答腔：

「咱們辦個互助組。」

「不想吃那黑白糖。」

晚上生祥喝過湯，

口噙煙袋兩腿忙。

東家出來西家闖，

叫來八娃和老姜，

四家思想都一樣，

單怕樹葉塌脊梁。

成立了長年互助組，

要和社裏比弱強。

生祥這邊暫不講，

再說他兒王丙長。

丙長見了李志芳，

細將爭執訴一場。

志芳聽言笑開腔：

「生摘的瓜兒味不香。」

他們互助鬧生產，

道路還算走的暢，

你是一個好團員，

停在組裏作骨幹，

引導他們向前看，

總有入社那一天。

志芳的話兒說不斷，

迎出了女兒李桂仙，

未婚夫妻見了面，

知心話兒說面前：

「你在組裏實心幹，

我在社裏也當先。」

你我二人是團員，

工作擔子要承擔，

多聽黨員來指點，

丙長微笑把頭點：

「以後照着指示辦！」

第二回 鐵難比鋼
農業社強

周瑜不服諸葛亮，
擺下戰場動刀槍，
鋼鐵相對不一樣，
一個軟來一個強。
農業社裏好處廣，
互助組就是難比上。
共產黨員李志芳，
穩步建社好主張。
人力畜力大分工，
土地連片統一用。
八仙過海各顯能，
土地翻身莊稼兒。
集中經營同勞動，
春風吹來天氣暖。
李志芳開會傳社員，
會上講話明又顯。

把今後工作來商談，
「祖國建設前程遠，
農民不能袖手觀；
爲了擴大再生產，
人們少吃又缺穿，
過去互助力量短，
難把旱地變水田。
今日土地破界限，
集中經營真方便；
石川河邊打起壩，
修渠引水灌良田。
再也不怕災年遭荒旱，
吃飯穿衣不靠天。
愛國勞動勤生產，
國強民富萬萬年。」
社員聽言拍手讚，
都稱主任有遠見。
三月桃花似火焰，

打壩修渠齊動員。

黑格牙牙一大串，
拿着鐵頭、糞籃、大鐵鍤。

計劃組，來指點，

打壩動工南河邊，
紅旗一擺似閃電，

勞動歌聲滿河灘；

鐵鍤映日銀光閃，

飛快的鐵頭掄得歡，

修了底，修壩沿，

不過三天壩修完。

修得大，修得圓，

銅幫鐵底修得堅，

修渠婦女要搶先，

遠望髮辮亂動彈。

一鍬土，一滴汗，

幸福種在土裏邊，

不分你我地畔畔，

一條寬渠伸向前。

莊仙來往把土擔，

桑木扁擔忽閃閃；

舉手擦着臉上汗，

清脆的歌聲四處傳；

「石川河水清又清，

滴滴河水值千金，

建社修渠生產好，

喜訊報到北京城。」

後邊婦女一哇聲：

「喜訊報到北京城。」

幾天以後氣象變，

煥然一新人眼饑：

壩裏積水綠湛湛，

渠水流響潺潺。

多年的旱地變水田，

個個社員笑瞇了眼。

社員李永七十三，

捋着白鬍發了言，

「幾個朝代我經見，

這樣事兒真希罕；

舊社會農民真可憐，

想變水田望穿了眼
想望的話兒今失傳，
我還牢牢记心間：

『石川河，大又寬，

彎彎曲曲浪花翻，

有朝一日修起了渠，

澆它個八百里地米糧川。』

如今事實擺當面，

集體生產把身翻。

這全靠黨的領導社員自願，

毛主席恩情重如山。

我年老重活不能幹，

情願河畔把閘門管。』

一句好話三冬暖，

『花甲老人變青年。』

好事一日千里傳，

供銷社來人把話談：

『祖國正在工業化，

紡紗廠裏需棉花，

鞏固棉田好處大，

，

支援工業愛國家。

肥料缺少請說話，

供銷社裏有油渣，

化肥學肥料力更大，

保你能收好棉花。』

志芳開會說了話：

『這事作的頂呱呱，

支援國家工業化，

社裏收入也增加。』

現在開會訂計劃，

哪塊地裏種棉花？』

生產隊長王生亞，

當場站起把言發：

『村南水地兩頃八

壟土地澆水人人誇，

一半六月栽稻子，

一半可以種棉花；

一條播密植拾頭大，

蘇聯農民的好辦法，

留上七股八桿根，

，

，

結了金花結銀花。」

桂仙站起笑出聲：

「這個意見我贊成，人常說塘土地裏把花種，銀疙瘩結的像馬吊鈴。」

計劃組長李志發，他把今後算盤打：

「糜子穀子頂破瓦，旱地種上把肥料加；

濕了布衫麥帶枷，沙土地種上頂呱呱；

黃沙地裏種花生，坡地高粱種籽下；

包穀種在半涯涯，棒子結的棒棰大；

深涯務上果木園，上結果子下種田；

菜園務在城跟前，社員吃菜可方便。」

大夥一聽齊稱讚：

「計劃組長好打算。」

會場上喜壞李志芳，打開窗子說個亮堂：

「這就叫地得其利多打糧，比他們分散經營有力量。」

有個社員叫牛振江，山東人，人稱「豆腐王」，會議將散，他把話講，

出了一個好主張：

「長好莊稼糞多上，

這事由俺來擔當，光磨豆腐俺看不上，

養豬積肥莊稼壯；

增加收入大家享，俺老牛臉上也有光。」

社員你笑他開腔：

「分工分業最相當。」

三月裏花草放清香，農業社整地生產忙，

新犁翻地起波浪，

婦女們擰糞走得慌。

四月裏種下涇斯棉。

五月裏苗出土歡。

六月裏草機來回似電穿。

七月裏，多晴天。

麥收眼看跟前，

收割機長臂擺得歡。

黃浪浪麥子像蓆捲，

拉的拉，碾的碾，

一個夏收整七天。

大災小難沒熬煎，

農業社穩坐釣魚船。

七月立秋秋風軟，

志芳的指示社裏傳：

「男男女女到地邊，
快拾快軋收拾罷，
支援工業咱佔先。」

一日大雨如桶灌，

石川河泛渾波浪翻，

社員捨捨沒敢慢，

那地從前屬李永，

老漢聞言打冷戰。

志芳對他把話談：

「有禍大家同負擔。」

拾完棉花算一算，

供銷社存棉五萬三。

八月十五月正圓，

遍地秋禾真可觀。

稻子金黃耀人眼，

棵棵穗子沉甸甸。

糜子地裏金光閃，

高粱長得壓彎稈。

銀疙瘩結得像荔枝，

綻開好像白牡丹。

滿葉長的綠蘿蔔，

志芳的指示社裏傳：

包穀棒子賽銅鞭。

勝利的豐收隨心願，

愉快的歌唱豐收年，

迎來了工人訪問農村代表團，

迎來了好多互助組長來參觀。。

工人說：「回廠加緊搞生產，

到將來拖拉機兒把地翻。」

組長們說：「回村照着樣子幹，

搞互助，不走錯路直向前。」

臘月按股把賬算，

家家糧食堆如山，

李永的報酬拿到手，

老漢分糧九石三。

老漢喜得嘴角挽，

歡歡喜喜把話談：

「從此後大家同到幸福園，

再不會窄的窄來寬的寬。」

新春前夜農事完，

忙了豆腐房子青菜園，

家家屋裏真羨眼，

豬肉豆腐青菜一大盤。

男着青，女着花，常拍笑臉，

多幸福，多美滿，歡度新年。

第三回

生祥唱病
組出矛盾

生祥和社比上下，

組裏他把主意拿，

志芳內長務育它，

生枝出葉開紅花。

三大原則作的好，

五大結合互相連。

死分活評沒意見，

詳細計工把賬算，

民主管理把事辦，

一些制度立的全，

技術研究把報曉，

學習先進好經驗，

人人勤勞多生產。

愛國公約牆上懸。

組員生活都改善，
家家戶戶有吃穿。

提高了覺悟心明亮，

互助互利生產忙。

喜壞了組長王生祥，

村東村西把亂彈唱；

一舉一動挺胸膛，

說話喘氣都硬幫。

春風吹來暖洋洋，

組裏開會把事商。

王生祥會上講話聲音壯，

一字一板怪嘹喨：

「要看他社裏人強馬又壯，

木匠多了蓋歪房，

咱要養過他農業社，

叫他認認咱一幫。」

牆角立起王丙長，

喜眉笑眼開了腔：

「政府指示傳咱鄉，

號召農民把旱防，

糧要多打糞多上，
深耕細作換土壤。」

二怪立在板凳上，

掄着捶頭又拍腔：

「要想不落人後邊，

也把咱旱地變水田。」

八娃老姜把頭點，

強露笑容不言傳。

二人顧慮生祥怨，

燈下揚臂拳頭攘：

「要變水田事不大，

在我地裏把井挖，

咱地多半在一搭，

買個水車沒撥差。」

響應號召愛國家，

叫他社裏看看咱；

咱吃米飯拌葱花，

端到門上筷子扎，

農業社不服心也誇。」

組員聽到勁頭上，
煤油燈下眼發光。

金雞唱出紅太陽，
翻身人只恨夜太長，

全組組員忙又忙，
收拾打井鬧嚷嚷，

生祥故意把亂彈唱，
唱給社主任李志芳。

井打好，組員心寬暢，
有誰知出了事一樁：

爲買水車修渠道，
意見鬧的難開交。

二怪的地離井遠，
未曾開會先言傳：

「光你們能吃白米飯，
把我二怪撂一邊，」

要買水車我沒錢，
八娃地在井跟前，

只有高坡一片片，
八娃地在井跟前，」

他慢抬頭、強睜眼，
出了口長氣說根源：

「出錢多少我不嫌，
就是用水不方便，

地少地多同澆水，
恐怕有人把便宜佔。」

老姜低頭把腰彎，
小聲小氣來發言：

「渠道要經我的地，
我難把那擔子擔。」

你的鼻子我的眼，
意見擺下一大攤。」

丙長說：「依我看，
能澆地租給組裏管，

打下糧食年底算，
按勞分配了事端。」

生祥贊成先發言：
「租子給我八斗三。」

二怪睜開三棱眼：
「三斗五斗我情願。」

土地私有麻搭大，

臨完鬧得難落架。

生祥一看眼睛花，

心中好似錐子扎；

組裏力小問題大，

小牛難把大車拉。

「罷罷罷，撂下吧，

以後再用再說話。」

會後丙長叫聲爸：

「你看岔岔在哪搭？

還是農業社力量大，

靠屁吹燈不頂啥。」

生祥聽了聲音大：

「不准你滿嘴胡撥差

我不信鳳凰能落架，

牛大我有破牛法。」

第二天早晨黑麻麻

叫來了老姜和八娃，

尋情鑽眼說好話，

終究還是沒頂啥。

偏偏天旱雨不下，

遍地起火沒挖扒。

多虧丙長有辦法，

照常互助台沒垮。

地中有枯井危險大，

過來過去真麻搭，

不長莊稼還則罷，

轉圈還要拿鐵挖。

敬德鞭打尉遲公，

諸葛訂計害孔明，

生祥幾次想添井，

又怕社員發笑聲。

心有個疙瘩像生病，

幹活無力腰腿疼。

五月南風吹得暖，

麥子金黃海浪翻，

八百里秦川如案板，

人人迎接豐收年。

丙長他把組員傳，

夏收計劃訂一番。

做活先後有法辦，

受了損失大家攤。

大夥一聽拍手讚，

你擦掌來他磨拳。

「龍口奪食」莫怠慢，

三天收完把場碾，

白麵就把倉填滿，

憑空出了事一端！

八娃的麥蒂起火焰，

紅刺刺照亮半個天。

桂仙放哨她看見，

社員一聽非等閒，

人馬來了一串串；

貝因夜深人睡甜，

遲來一步作事晚。

連抱帶滾沒救下，

五石多生蒂着完啦。

煙霧下丙長、桂仙說爭話：

「都怪咱麻痺大意作事差。」

「

八娃心像貓爪抓，

蹲到場頭破口罵：

「你都是爺的孫子爹的娃，

爲什情碾場把我後頭拉！」

志芳說：「社裏糧多打，

救濟你們不說啥。」

生祥打斷志芳話：

「八娃莫要把愁加，

咱組地多力量大，

不怕猛虎攔路爬：

不叫你一人去挨打，

按地分攤有辦法。」

二怪、老姜起變化，

心想都把泥腿拔，

丙長馬上開會議，

全組賠麥五石八。

二怪說：「運氣瞎，

不互助咱就不賠他。」

老姜說：「倒霉啦，

」

越外給咱把負擔加。

八娃暗地偷着罵：

「互助組裏虧了咱。」

快熟的葡萄惡風颳，

歉收還要另搭架；

組雖沒培意見大，

生祥的鐵腰也變下。

丙長口口怨聲爸：

「看你結個啥繭呀！？」

當初不聽我的話，

鳥窮還是個黑老鴉；

還是社裏好處大，

集中經營有辦法，

共同勞動糧多打，

風吹雨打都不怕，

耳朵沒聾眼沒瞎，

你把琳社裏看一下。」

他爹一聽頭低下，

煙鍋抽得叭噠噠；

實想蓋高樓和大廈，

一間草棚也難搭。」

農業社好話不假，
如今一看果不差。

王生祥素來性子大，
眼窩的翳肉繞疙瘩。

白天互助生產強掙扎，
夜晚燈下思量淚巴巴。

如意的算盤他錯打，
心窩裏好像黑霜煞。
年關將近他想的雜，
生祥嘔病臥牀榻。

第四回 雙喜臨門
入社結婚

正月初一過新年，
志芳把生祥掛心間，
叮嚀女兒李桂仙，
今天把他看一看。
桂仙聽言把衣換，
忙拿手帕包雞蛋，
父女二人把親探，